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上海饮食的皱漏透瘦

石磊

晚晴独好的春宵，春彦与太后吃过四菜一汤常规夜饭，定下心来饮过饭后一碗清茶，春宵余兴，自然是打打电话，开开无轨电车。出行受限，春彦想得牵肠挂肚的，还是苏州太监弄里，新聚的那碟子滑炒塘鳢鱼，我们两个，于无轨电车里，跟帕瓦罗蒂唱今夜无人入睡一般，一句递一句，一唱和一唱，甜言蜜语，共同温习了一遍。一条手掌大的塘鳢鱼，片出六块肉肉来，沸火滑炒，端上来浅浅一碟子，入口即化，美若天仙，至味。

妹妹啊，现在上海好吃的馆子，不大寻得到了。一根黄瓜，硬劲弄得妖形怪状，就像拿个美女，硬劲弄成小脚女人，一点黄瓜的味道都没了，他们还得洋洋自得，觉得自己有手段有本事，骗骗洋盘们。还是讲讲吃好吗？

我年轻时候，常常跟了林放、谢蔚明这些老先生吃饭，这帮老头子，都是中国新闻史上响当当的人物，两袖清风，清贫归清贫，饭还是经常吃的，而且吃得温柔软厚。他们聚在一起吃饭么，都是吃老正兴之类的老馆子，本帮馆子，吃点红烧河鳗，红烧蹄膀，响油鳝丝，八宝辣酱，老老实实的菜，一边舀一调羹八宝辣酱，一边钩沉点血淋淋的历史，味道满好。吃好吃好，他们都是硬硬柴的，几角几分都劈清清爽爽的。这帮老头子，菜钱饭钱，是劈硬柴的，黄酒不劈的，有的人吃两斤，有的人吃半斤，自己付自己的酒账。

贺友直先生屋里的宁波小菜，好吃得拍大腿，难难般般，贺先生也会跟我两个人跑出去吃馆子。我讲我来付账，贺先生朝我翻白眼，轮到依付账？伊摸出一只钱包来，塞满塞满钞票，厚是厚得来，我看看至少有三四千块人民币。

妹妹，我还欢喜一个老先生，成都的车辐车大爷。他是三四十年代的四川文人。车家祖上有铜钿，吃得讲究，人好白相。我每次去成都，两个人一定要去望望，一个车辐，一个流沙河。有次去看车辐，碰巧魏鹤龄的太太也在，车大爷讲，春彦，今天带你们去吃街菜。啥叫过街菜，妹妹依懂吗？过街菜，就是一条街上，一家一家吃过去，每家只吃他一碗看家菜。那天跟了车大爷上街，哦哟哦哟，饭馆老板，看见车大爷带了客人来吃，开心啊，车大爷来了，今日吃啥子？这家吃碗麻婆豆腐，那家吃碗白果鸡汤，汤里只有两样东西，白果和鸡，碧清碧清，满性感。再换一家，吃炒大肠，川帮炒法，跟上海不一样，吃了七八家，最后是吃一碗面。车大爷胃口奇好，动作利落，走路快，一阵风，人么，长得像个猫头鹰，鼻子很挺，一生一世穿件风衣，黄渣渣的颜色，不那么干净，也不那么龌龊，从来不换的，还戴顶红色贝雷帽，开口就是老子请你们吃饭，做人做得开心。

妹妹，何满子先生，也欢喜吃的，是我老师辈的老人了。何先生祖上是富阳的首富，孙权后裔，郁达夫他们郁家，子弟出国留学，何先生家里都资助过。何先生讲，他小时候，没有出门读过书，都是请先生到屋里来教的。何先生“文革”中苦头吃足，但是人还是有贵气，伊虽然没什么钱，但是北京来客人，资中筠周海婴们，何先生一定要做东请客的。铜钿哪里来？写稿子来的。何先生八十岁的时候，一个晚上，写一万字，给《光明日报》，写莎士比亚。

讲做人，做文化人，我要是这辈子，能够做到何先生这个品，妹妹，我蛮开心了。

生活 (油画) 李向阳



靠击败人的耐心存活下去的虫子

谈瀛洲

(一)

在阳台上给种的蚕豆浇水时，我发现有两棵的嫩枝尖端，出现了一种深绿色的梨形小虫：它有尖尖的头，圆鼓鼓的肚子，六条细弱的腿，两根纤细的触角，腹部还有一些对腹管的，有的大一些还有翅膀。我用两根手指轻轻一捏，它充满汁水的身体，就在我的指肚间爆裂了。

我的蚕豆上长了蚜虫！虽然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豆蚜，但它和我以前在菊花、月季和茶花等植物上找到过的蚜虫长得一样，只是要肥大一些，颜色也不太一样。

那天我把目力所及的所有蚜虫都捏死了，指尖也湿湿的，并且被染成了深绿色，但我知道，下次我来给蚕豆浇水的时候还会出现更多蚜虫。

果然，下一次我上阳台的时候，就发现上次没

有蚜虫的几盆蚕豆上，也都出现了蚜虫，而且在蚕豆枝端上爬得密密麻麻。我从它们最密集的地方下手，在蚕豆的枝端用手指撸一下就能撸死几十上百只蚜虫。我和它们之间的强弱对比太悬殊了：我的身体比单个的蚜虫不知道要庞大多少倍；蚜虫而且身体脆弱，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抵抗的昆虫的武器，比如像蜜蜂的刺和螳螂的大刀。

但没多久，我就放弃了这种“血流满手”的大屠杀：我失去了耐心。而蚜虫也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存活下去。

(二)

在家养的植物中，月季枝条的嫩尖，是最容易聚集蚜虫的了，因为那里汁液最丰富，茎秆也柔嫩，蚜虫容易把它的刺吸式口器刺进去，吸食汁液。

还有一种容易生蚜虫

保护，赶走捕食它们的瓢虫和瓢虫的幼虫等。蚂蚁甚至还会在冬天把蚜虫和它们的卵搬到自己的窝里，帮它们越冬，到春暖时再搬出去，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了啊！

(三)

蚜虫因为小，也没有什么鸟儿爱吃它们。我看到过麻雀停在枝端，在蚜虫密集的地方刮上一两口，但也不屑于去一个个体啄食，就像我们也不屑于去一粒粒地捡芝麻一样。

只有按人的标准来说，同样也挺小的瓢虫，才是消灭蚜虫的好手。比较常见的爱吃蚜虫的瓢虫有七星瓢虫。它的成虫身体是半球形的，头是黑色的，在它的两片橙黄色的鞘翅上，共有七个黑点。

其实，在有蚜虫的植物上，你还常常能见到瓢虫的幼虫，不过它们远远不及它们的爸妈漂亮：七星瓢虫幼虫的身体是灰色长条形的，上面有许多突起的黑色肉瘤和毛刺，还有一些鲜明的黄色斑点，看上去像个比例有点

外公

稚曼桃

外公爱种花。家里有张爸妈的合影，年轻的妈妈穿着橄榄绿色的滑雪服，爸爸眼睛笑成一条线，找不到眼睛在哪。他俩面前就有一盆外公种的茶花。妈妈告诉我，这张照片拍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她肚子里了。拍照时背景太单调，于是外公就搬了一盆怒放的红色茶花在二人面前作为点缀。农村生活时期的外公有个苗圃，里面有各种颜色的月季花，还有香樟树、桂花树，印象中他的书架上有不少花卉养殖的专业书籍，封面花花绿绿让我很感兴趣，翻开没几页，白纸黑字枯燥得让我很快放回去。

小时候不太爱去外公家。因为比起让我翻遍洗衣机桶捉迷藏的爷爷来说，他的规矩太多了。小孩子吃饭前要洗手，玩好的玩具要摆回原处，糖不可以吃一半丢在糖盒子里，和妹妹游戏时要礼让妹妹……天知道我小时候怂得要死，根本打不过妹妹。这些规矩让小孩子反感，至少我总觉得受到拘束。最起码在去外公家的那一天或者几个小时，我得努力表现乖巧，装也要装个样子。

外公也不太会带小孩。外公爱看书，初中时我看到他书架那里有冯梦龙的《警世通言》和《醒世恒言》，里面的市井故事和离奇爱情小说让我读得很入迷，临回家时想要带走，被外公拒绝了，说“曼曼等你长大些再看吧，先放在我这里。”他的字写得也好，我见过他誊抄的《滕王阁序》夹在本子里，字整齐俊逸。有一年过年，外公兴致很好，在阳台上铺了红纸，教我和表哥写字。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”表哥先写，我在旁边一直临摹那个“书”字，因为外公的“书”字连笔写成的，模仿了半天，外公只是看着，也不指导。最后两个孩子分别带着两副对联回家了。记得写完我就兴致勃勃地问外公：“我和哥哥谁写得好？”他说写得都好。晚上回家妈妈告诉我，后来外公悄悄跟她说：“曼曼写得真好，曼曼是个聪明小孩。”这句话我记了十几年。后来高中英语时分组，老师说反应慢，要放在学习进度慢的小组，我一边哭一边跟自己说：“老师骗人呢，外公说了我聪明的！”最后我是班里唯一被推荐代表学校参加英语演讲的学生。外公那句话对我心理起到的暗示作用，我没有告诉别人。

2018年2月的一天下午，正在上班的我接到母亲电话，外公走了。妈妈的声音罕见的脆弱带有哭腔。一切都太突然了。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有的东西不但没有忘记，反而会沉淀下来，余下的反而更清晰。外公走后，书架上的三言二拍小说被我拿走了，里面还夹着他的字帖。我偶尔会翻看，想想他。

隐没于静谧弄堂深处

王榕

人在拍婚纱照。梧桐婆娑的背影，咖啡醇郁的香气穿堂越窗，丝丝柔柔而来。一杯咖啡冷了，另一杯在炉上沸腾。东边日出西边雨，咖啡客的幸福，夫复何求？

面对复杂，保持欢喜。要感谢咖啡馆，它从小资主义的阁楼上碎步轻移，款款而下。很多外地人千里迢迢来到上海，纳罕魔都的石库门为何都灰墙灰瓦一个模样？此话然而不然。下点功夫多走走逛逛多打听，拐角遇见你，每个弄堂都大有来头。藏龙卧虎。如同四九城的小胡同，曲折幽深，恬静安然，没落的感怀是文化的回忆。

这种咖啡馆从不打广告。隐没于静谧弄堂深处，看到招牌，不敢贸然进入。空气、光线、声音、器皿，诸多迷人的理由。北方朋友来沪，去喝咖啡，避开繁华大道，一脚踏入，惊喜接二连三。小院子里精致的花草，绿植生

乡梦 (外二首)

邓婉莹

乡梦

一树蝉声逐晚风，片时枕上故园东。几行白鹭水天澈，十里黄花阡陌通。人笑唇乌桑葚小，庭怜树老石榴红。枝头忽坠乍惊梦，默对孤灯叹菴蓬。

游古猗园

花气逐人暖，小儿瞌欲眠。荷风牵好梦，柳笛唤流年。莫唱黄金缕，当看碧玉椽。猗猗吟风处，岁月静生烟。

游天福国家湿地公园

夜雨宿花桥，寒窗烟水寥。鸟啼惊远梦，风起入晴霄。碧树红犹暖，小儿大愈娇。荻芦摇曳处，舟系亦逍遥。

十日谈

咖啡时光 责编: 杨晓晖

明日请看《我的咖啡我的药》。

